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每周二、六刊出

詩語背後

◆木 木

登良路的文脈(二)

南園村坐落於大南山北麓，登良路與南新路交匯處往西的一片平壩上。該村大約是深港地區最古老的村落了，始建於南宋孝宗年間，距今已有800多年歷史。現保存老屋數十間及祠堂、當舖、碉樓、圍牆等歷史遺蹟，屬於比較典型的廣府圍村。原住民以吳姓為主，所以又名吳屋村。吳氏歷來重視讀書，宋、明、清三代在朝為官或考取功名者達一百餘人。深港地區惟一有據可考的解元、萬曆版《新安縣志》主要修纂者吳國光，亦出自該村。

來到南園村口，迎面是一座巨大的石牌坊，上書一聯：「一代英傑壯志豪情創大業，萬世子孫重彩濃墨寫春秋。」平仄對仗並不很工整，但言簡意賅，詞達意順。並且，這副對聯跳出大多數城中村以村名作藏頭聯的通常做法，避免了湊字的牽強，寓意清晰流暢，從祖先的篳路藍縷到子孫的繼往開來，生動地傳達出客家人特有的氣魄和精神。

石牌坊順南新路而建，正面朝向登良路。進入牌坊後，是一條數十米寬的水泥路，兩旁不對稱地排列着一些貼着或紅或白瓷片的民居，底層開着各式各樣的店舖，一看就是近十幾二十年來新建的。南園街道辦事處躋身其間，樓很普通，場面不大。沿水泥路往裏走，路面很快就收窄成了一條條兩三米寬的小街小巷，縱橫交錯。主要街道有三條，均呈南北向，依次為東街、正街、西街，大多數老屋和古建築分布在這三條街道兩旁。正街居中，是吳氏宗祠和村廣場所在地，東街和西街一右一左護衛着正街。可以看出，當年村子的朝向和布局與今天是完全不同的。由此聯想到，若干年前，南頭半島上以南園村居中，北面是向南村，主體姓氏為鄭姓；南面是南山村，主體姓氏為陳姓；加上吳姓的南園村，以及一些雜然其間的小村落，如北頭村。村村相連，雞犬之聲相聞，兒女姻親互通，半漁半農，古意盎然……

南園村與北頭村交界處，應是當年南園村的村頭，有幾株樹齡上百年的古榕樹，最高齡者達623歲，有「深圳樹王」之稱。古榕樹蒼老而遒勁的枝幹，堅定地伸向四周，像一把大傘為古村遮風擋雨，亦像一位飽經歲月洗禮的老人張開有力的臂膀，向人們講述這片土地的故事。大榕樹下是兩村的界牆，如今只剩下一米多長的斷壁殘垣，被榕樹蓬勃的虬根緊緊鎖住。這一米殘牆得以保留，當有老榕樹的護牆之功，因為拆牆就要破壞榕樹的根系。牆上隱約可見一道小門，應是當年兩村之間的通道，現在只有門框的輪廓，門洞完全被封死了，與蒼苔斑駁的古牆融為一體，宛然幾百年前村民生活的文物化石。

農人荷鋤晚歸，漁人收網泊船，小孩子追逐打鬧其間，這樣的場景想來就令人陶醉。不過，鄉居生活除了溫情脈脈，矛盾和衝突也不少。據說，南園、南山、向南三大村之間以前常有械鬥發生，「吳陳鄭，打死人唔使償命」的民諺流傳於南頭半島上。南園村現存兩座碉樓，以及至今還享受香火供奉的鎮國將軍祠，彷彿是當年村民械鬥的一個註腳。鎮國將軍祠位於西街，始建於1870年代，現存建築為上世紀九十年代重修。祠堂供奉「鎮國將軍」吳應雷，乃廣東增城人氏。南園吳氏建村之初，曾遭受四鄰諸姓排擠。在一場大械鬥中，村裏派人去增城求援，吳應雷及時率領人馬趕來，讓吳氏站穩了腳跟，在這片土地上開枝散葉。

吳氏宗祠位於正街，三開間，三進深，是一座帶牌坊的彩繪建築。透過大門，可見正廳懸掛的「德馨堂」堂號。祠堂始建於元代，後歷經重修，保存完好。內有南園吳氏遷徙記載：南宋孝宗年間，原居增城古灘的翰林院士吳洪淵，四方遊歷講學來到南頭半島。他登上南山，見山腳下土地廣袤肥沃，四周碧波蕩漾，感覺是一片難得的風水寶地，決定在此建屋定居，吳洪淵遂為南園開基始祖。

在吳氏宗祠大門外，有一個大約8,000平方米的廣場，是南園村民的活動中心。深圳數以百計的城中村，村村都有一片或大或小的廣場。南園村廣場讓我感興趣的，是周邊密布的食肆茶館。其中，方圓幾十米距離內，竟有三家川渝菜館。這在廣府文化流行的地區，顯得有些突兀。我下意識地看了看旁邊精緻的吳氏宗祠，與這幾家裝修簡陋的地方菜館卻毫無違和感。把它們串聯起來的，大約是綿延上千年的移民文化吧。隨行的小伙子告訴我，這裏前不久剛舉辦過千人盆菜宴。參加盆菜宴的，吳姓老村民已經不多了，都是操着南腔北調的租客，以四川、重慶、江西人為主。如今整個南園村的戶籍人口只有180餘人，而非戶籍人口達3.5萬人。從周邊貼滿瓷磚的簡易小樓，以及小樓陽台或窗戶上支楞着的晾衣架，我清楚地看到了城中村對深圳城市發展的獨特貢獻：出讓祖祖輩輩耕作的土地，為成千上萬的外來打工者提供住宿，並形成新的市井文化，使一顆顆漂泊的心靈有了安放之所。

◆南園村吳氏宗祠。　作者供圖

南園吳氏，在新安置縣及新安文化傳承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即吳祚的陳情和吳國光的修志。明隆慶六年（1572年），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劉穩巡行視察民情至東莞縣南頭鎮。當時，倭寇侵擾頻仍，東莞治所卻在百里之外，每遇寇事，衙門鞭長莫及，百姓不堪其苦。得知劉穩巡行，眾人推舉德高望重的長者向劉穩陳情，希望設立新縣。這位長者便是南園村人吳祚，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含淚向劉穩訴說了百姓的疾苦及圖求保全的心願。劉穩深以為然，上奏陳述要害，恰與明王朝經略南海的雄心不謀而合。最終，功夫不負有心人，朝廷析東莞縣南部濱海地帶及沿海島嶼另置一縣，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命名新安，轄今深圳、香港兩地，治所南頭。

新安縣正式設立於明萬曆元年（1573年），數年後（1579年），南園村人吳國光榮登鄉試榜首，成為深港歷史上第一位有據可考的解元。吳國光始任廣西永福縣教諭，後升任廣西興安縣令，轉任浙江樂清縣令。告老還鄉後，受時任新安縣令丘體乾之聘，主持纂修首部《新安縣志》，並參與籌建汪劉二公祠（紀念在1521年屯門海戰中英勇抗擊葡萄牙入侵的廣東海道副使汪鋐及在創建新安縣過程中厥功至偉的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劉穩），撰寫《海道劉公祠租記》。萬曆版《新安縣志》現已不存，但以此為基礎編修的康熙及嘉慶版縣志，成為今天了解深港歷史的重要史籍；《海道劉公祠租記》則是研究新安建縣的重要歷史文獻。

字裏行間

◆黃仲鳴

奕秋是誰？

有一組文字，先在報上發表，再而輯成書，據說十分大賣，初版後還有新版。這部書，叫《讀古文想問題》，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吳宏一，出版社也是赫赫有名，台北聯經出版社也。

這書的寫法遵循一個法則，先引錄古籍一段文字，再而直譯，再而提出問題，或作者的一些感想。這種寫法是為了教導學生。

吳宏一，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講座教授，獲獎無數。他以這身份寫成的《讀古文想問題》，自是大受歡迎。很多年前，我便捧而讀之。可是看到其中一篇便掩卷興嘆，這怎可能出錯？何況經過報載、舊版到新版，仍沒正過來？難道吳教授不知道嗎？且看：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

這段文字出自《孟子．告子》，吾讀敦梅小學時，校長莫儉溥曾授之，記憶猶新。他說，弈者，棋也。棋手秋，通國第一，所以叫弈秋。他強調，「弈」，很多版本、很多人都寫成「奕」，錯也謬也，大家查查字典，就知道兩字之異。當年，我迷於象棋，對這「弈秋」自是心儀，也知道「弈」字之為用。當年對吳教授將「弈」誤寫為「奕」，便大不以然。對他的學問，心底也有點思疑。吳教授題目也寫作〈奕秋誨奕〉，唉！「講座教授」浪得虛名乎！堂堂聞名出版社編輯，也濫竽充數乎！

至於文後的「想問題」，有些也嫌敷衍塞責，如引《荀子．非相篇》中一段，下題為〈三不祥和三必窮〉，文後的「想問題」，吳宏一併無什麼題解、引導，只說：

「荀子所說的這些話，對今天的人來說，一樣有其參考價值。親愛的讀者，你能不能從歷史故事或現實生活裏，舉一些例子來印證荀子所說的道理？」

普通讀者，尤其是現代讀者，有誰去「想」、去印證荀子之言？吳教授誨人子弟，應自舉而啟發學子。

在〈新版前言〉中，吳教授說：「因為工作關係，常寫一些學術論文和研究專著，同時為了教導學生，也開始注意到學術普及化的重要性，必須把古典和現代結合在一起，才能對初學者有實際的幫助。所以半生以來，我除了學術論著和文藝創作以外，還編著過不少有關中國語文的普及讀物。」這態度是對的。但無論是研究文字，或如這類的隨筆書寫，必須嚴正、嚴謹；否則「誨人誨奕」，誤人子弟。

◆這書雖有瑕疵，後生小子，仍可一讀。　作者供圖

寫到這裏，忽然想到「腹大便便」的莫校長，他選錄古文中的精義，編成課本，用以教導吾等童蒙，腹有詩書，不厭吾等小小頭顱，誨之不倦，讓吾等一生受用；短短小學，所學已勝今之大學生矣。他有名言：

「不學古文，寫起白話文來，柔筋脆骨也。」是至理名言。所以，吳教授的出發點是好的，值得欣賞。但是：豈能輕率為之！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通天老倌·周身唔聚財·周身刀冇張利·屎坑關刀，文唔得、武唔得·死咕咕

「老官」是對別人的尊稱。「粵劇」（俗稱「大戲」）中，知名的演員叫「名伶」，或「老官」（多寫「老倌」）；「大老官」當然是指那些造詣極高的資深名伶，如：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靚次伯、麥炳榮、鳳凰女等。

話說回來，「倌」指小臣、小腳色或身份卑微之徒，寫作「老倌」疑似有點不敬。

「通天」指通往天界，形容本領高強。大戲中，有些演員可出色地串演多個角色，行內人就叫他們做：

通天老倌

「周」指普遍、全面；「周身」指全身。錢非萬能，可如已「聚」集了一定的「財」富，生活就有一定的保障。有了保障，人就「自在」——舒適，踏實；相反，就有以下的感覺：

周身唔自在；周身唔自然

也可以說成：

周身唔聚財

大有「行唔安，企唔落」（坐立不安）的意味。

網上流傳了一幅圖，用以說明以下一個似是而非的歇後語：

屎坑關刀——冇張利

此表述原來是一個歇後語和一個諺語的合成品：

屎坑關刀——文唔得，武唔得

周身刀冇張利

「文唔得，武唔得」指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後指人無能，什麼也幹不了。試想，如有人把「關刀」放置入「屎坑」（茅廁）內，相信會是「聞」之覺臭，「舞」之不夠空間，亦即：

聞唔得，舞唔得

「聞」、「舞」分別與「文」、「武」音同，所以才有「屎坑關刀——文唔得，武唔得」這個既貼切又抵死的歇後語。

「周身刀冇張利」的表面意思是身上有很多把刀，但沒有一把是鋒利的。不鋒利的刀還有用嗎？所以人們就用此話來諷刺那些什麼都懂一點，但沒有專長的人；其相對西諺是：

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

示例：

Leo嗰條友睇落好似好勁，交過手之後發覺佢「周身刀冇張利」；佢同事Patrick就唔同呢，交過手之後發覺佢係「通天老倌」，「周身刀張張利」，「瓣瓣掂」囉！

「古板」、「固執」指呆板、單調、堅持己見，不合時宜，「唔識轉彎」（不懂變通）。廣東人在「死板」的基礎上創作了「死板板」，又由於意思與古板或固執相同，於是來個代換：

「板」作「古」或「固」

得出了：

死古古；死固固

寫成及讀成：

死咕咕（「咕」音「古2-4」）

來 鴻

◆魏以進

水流東風渠

「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這是一句歌詞，唱出了濃郁的思鄉之情。宜昌市區、小溪塔城區居民的飲用水，故鄉就在分鄉尚家河水庫。乾淨的河水從水庫出發，沿着一條蜿蜒盤旋的渠道，送到城區，流進千家萬戶。謂之東風渠，應該是承載了時代特徵，蘊含着特殊的歷史意義。

居住在分鄉聯合村的退休教師陳有棋，對此記憶深刻，他說，他所在的周家院子，與黃柏河中游的尚家河水庫堤壩近在咫尺，不到7里地，東風渠從他家門口的高坡上流過，他戲稱，他60多年的人生就像繁華落盡的浮萍，被渠水帶向了遠方。每當太陽升起，他就會站在家門口，仰望高聳入雲的東風渠渡槽，有時會騎着摩托車到附近的山上去拍攝水渠，發到朋友圈，用構圖與色彩引來點讚。

渠道也會穿山岩、鑿石壁，與天公比高。在他家附近，有一個山洞，人工開鑿的，從左爾垭進口，到叫化子岩屋出口，就像大山的動脈血管。其實，這是東風渠的第一條隧道。在當時的條件下，渠水不能爬山，必須鑽洞，就是挖隧道。隧道雖說不長，可開山鑿石，不亞於愚公移山。那個年代，人們都是自己帶着乾糧、揹着被子去搞建設，不計報酬，大多披星戴月，風餐露宿，白天揮汗如雨，晚上躺在地上數星星，可由於疲憊不堪，還沒數到10，轉眼便鼾聲如雷，連個夢都沒有。

歷史不會忘記民工的付出。區裏的水利志記載，東風渠從1966年開始動工修建，1970年7月底竣工，中間因為有意外的插曲，一直到1971年4月才正式通水。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東風渠修通後，有效灌溉面積達到100萬畝，解決了夷陵、當陽和枝江3個縣22個鄉鎮十年九旱的缺水問題，使全宜昌50%的耕地能旱澇保收。吃上飽飯的人們，伸出筷子時就會想起水渠流來的恩德。

與時俱進是東風渠的特質，在保障灌溉的前提下，又增加飲水供應的功能，成為宜昌主城區、小溪塔及當陽和枝江共計兩百多萬人的飲水水源。黃柏河真正成了宜昌人民的母親河，東風渠堪稱宜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項偉大工程，毫無疑問將載入史冊。

東風渠工程的硬骨頭是挖隧道。那是1966年秋天，陳有棋回憶說，先頭兵是枝江民工。他們說來打洞子，就是挖隧道的，起初雄心勃勃，說不超過三個月就能把隧道挖通。結果，三個月過去了，一百多位民工只清除了隧道出口的覆蓋，往裏面掘進不到兩米遠，只是觸及了冰山一角。面對堅硬的山石，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原以為這裏的山和平原地區的山一樣全部是土，殊不知硬茬在後頭。民工換了一批又一批，挖隧道工程卻沒有任何進展。盾堅不可摧，就要用更鋒利的矛來攻破，上面派來三名空壓機技術工人，住在周家院子專門指導民工，在向家坡築堤蓄水供應大型柴油機降溫；在叫化子岩屋山坡上修建空壓機站，用人工加空壓作用慢慢向裏面掘進；在周家院子大生田邊修建火力發電站，供應民工晚上點燈和隧道工程照明。有了臨時的電源，挖掘工程就像插上了翅膀。

信念和精神有時會催生巨大的能量。民工們響應上級號召，天不亮就上工，即使揮汗如雨，也從不叫苦，沒有工程機械，就用鋼釬八磅錘打炮眼；沒有運輸工具，就用板車除石渣，用扁擔籮筐挑沙石。不少的民工磨破了雙手，身上也到處是傷，可沒有一個人中途退出。他們用這種原始方法在周家院子挖隧道、修渠道、建渡槽。經過一千多個日夜的奮戰，民工們從左爾垭進口和叫化子岩屋出口兩個方向，同時向中部掘進，與詹天祐指揮民工開鑿居庸關隧道如出一轍。功夫不負有心人，東風渠第一隧道終於挖通。隧道挖通後，民工用預製磚砌牆和捲拱扣頂，在1970年上半年東風渠第一隧道完全竣工，第二年春天，東風渠全線貫通，清清的尚家河水源源不斷地流向了宜昌城區。

如今，水龍頭一擰，能照進人影的自來水，都是東風渠的孩子。黃柏河和尚家河水庫的水告別家鄉，鑽進東風渠，一路歡歌，不停地播撒清涼和愛意。

詩詞偶拾

種子說

◆羅大佺

春天，農民在溫室裏用塑料薄膜育秧，播種時，把凡未萌芽的種子一律扔掉。——題記

珍惜我吧，
我也是生命一顆。
雖然還未衝破禁錮，
卻有着為春天添色的夢。

珍惜我吧，
我也是生命一顆。
你們的眼光，
不要只看到鵝蛋形的綠，
那只不過是我生命進化的結果。
雖然我現在還未萌出胚胎芽兒，
可爆發的力量正在蘊藏、積蓄……

珍惜我吧，
我也是生命一顆。
輕率而粗暴地將我拋棄了，
綠色的信念就不會復甦。
經過你的細心培育，
當我伸出了希望的生機時，
不就變成了一句美麗的詩行？
不就變成了一句飽含哲理的思索？

珍惜我吧，
我也是生命一顆。
快把我播進田野吧，
我會給你一片綠色一田豐收。